

母讲的童话中，见识这一类人物了。“孩子这样想的时候，童年正在结束！”这是杨争光先生一篇小说中的话。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。

这是一个大智慧，一个大幽默，一个额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。他的胸膛里，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、堪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叫“善良”。因为这个，所有的微笑便蒙上一层苦涩的意蕴。

我过去在报纸上曾经和读者谈过这个人物。我说：“人类现阶段的无尽的烦恼，生活的纷纭万状，都要在这里来表现。有一个人物叫张家山，他运用人类现成的规则和各种反规则的方法，来处理这种种世事纷争，给陷入窘境的生活的齿轮上膏些油，让它吱呀有声，继续旋转下去。”

张家山这个人物，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·吉诃德。是的，他们有许多共同点，都高贵而善良、精明又愚蠢，都试图怀着中世纪的梦想，去匡正社会。只是，较之唐·吉诃德，张家山的时代，已经没有马可以代步了——连瘦骨嶙峋的、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。因此，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，深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土。

“今天，全城的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，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，姑娘们翩翩起舞，满城都在传递着一个动人的消息：他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发，去征服世界了。此一刻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大约没有人比他更高贵的了！”——这是人们用给唐·吉诃德的话。如果人们同样地将这话用给张家山，我将感激他。

本书的构思时间用了一年。一年期间，我和著名剧作家张子良先生，曾数度深入陕北的最僻远的山

修订版前言

时隔多年，当重新见到张家山时，我仍然对这个人物感到迷惑和诧异。他头上扎着一顶羊肚手巾，双手在背后反剪着，腰有些驼，正一闪一闪地，顺着山路，绕过一个峁子，向我们走来。

陕北人扎羊肚子手巾的扎法，和别的地方的人迥然不同。别的地方的人，是向后扎的，在脑后挽个结。陕北人则是向前扎，那结是挽在额头上的。毛巾的两个边角，像羊角或牛角一样，向左右两边乍起。这种结叫“英雄结”。戏剧人物有时候这样用它。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扎法。相信李自成做赶牲灵的脚步户的时候，就是这样扎的。

张家山的前庭饱满，四阁方圆，相对应的，后脑把子很平。陕北人的这种头型和脸形，一半的原因得于遗传，一半的原因得于后天的抚弄。孩子出生后，到满月这一段时间，家长要给他的脑后枕一个用小米缝制的枕头，头的两边再放两个，令头不要乱动。那两条腿，则用绳子捆紧。这样一个月下来，脑把是平的了，额颅则高挺起来，两条腿则一生都是笔直的。陕北人走到人面前，有一种“高贵”的感觉，这与他们月子里的这一番抚弄，不无关系。

衣”的上衣。那衣服，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棉袄。但是这棉袄，是像纳鞋底一样用倒勾针的纳法密密匝匝地纳过一遍的。这种衣服实受，一件要穿人老几辈。用它背柴，不怕挂了，耕地累了随便往地上一个连身躺，也不怕脏。时代不同了，这衣服不要说穿，现在连见过它的人，恐怕都不多了。

在修订这部小说时，张家山这个人物，始终活灵活现地在我的面前站着，哈哈一面大笑，那笑声响彻了我这小小的写作间。

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，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。他们固执。他们天真善良。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。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。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。他们世代做着英雄梦想，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。他们是斯巴达克与唐·吉珂德性格的奇妙结合。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，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。他们把“死亡”叫做“上山”，把出生叫做“落草”，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“受苦”。

我今年五十多岁了，而在陕北，则生活了三十多年。我见识过许多的张家山这样的集滑稽与崇高于一身的人物。他们是高原的产物，是环境的产物，就像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的庄稼一样。

那一年在延河注入黄河的那个地方，我遇到过一位拦羊老汉。那老汉在放羊途中，用一生时间写出一本《名人名言》，然后把这一堆纸背了，交给县长，让县长找个地方出版。我们能想见，在这闭塞的环境中，在这缺少沟通和提高的背景下，这一堆纸也许只是一堆废纸。所以，当自命不凡的拦羊老汉，将这一

负和张扬，甚至狂傲。但是他是这样说的，以一种最谦虚的口吻说出来的。你的脑子得拐三个弯，才能将这句话传达出的精神实质抓住。

这就是我的张家山的口吻和行为做派呀！

类似这样的具有夸饰色彩的人物，可以说遍布高原。

记得作家路遥生前给我说过一件事。

路遥从西安城回到家里，天已经黑透了。这时，有一顶灯笼从对面山上，摇晃着下了山，过了川，然后上了他家塬畔。这是一位农民，他来打问一件事。啥事情哩！老汉说：“听说美国换了个新总统。叫布什（老）！”路遥说他当时深深地悲哀。他说你耕了一天的地，晚饭都没顾上吃，就为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，翻山越岭地来打问吗？！它与你有什么相干！

这就是陕北人的天性。天性使然，由不得自个儿。

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村庄。类似张家山这样的理想家、幻想家、梦想家，已经越来越没有容身的地方了。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功利，更加实际，更加富有和更加贫困。它正在无情地碾碎那些六六镇这样的古老村庄，它嘲笑张家山这样的理想主义者，让这样的村庄和这样的人绝迹。

所以这是最后的民间。

说完张干大，让我们顺便再说说谷子干妈这个人物。

谷子干妈这样的女人，在陕北高原上，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，遍布高原。

她们是被陕北民歌那热烈的情绪和大胆的歌词所

完毕，然后将它交给读者。它也有它的命，让它去经历吧！

人生苦短，我明白自己的来日不会很多，而精力，也大不如前了，因此我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，将它修订好。这是对社会负责，亦是对自己负责。

《六六镇》是我的《大西北三部曲》的第二部。第一部则是《最后一个匈奴》。而三部曲的第三部，名曰《古道天机》，我下来将写作和修订它。

高建群

2006. 11. 30

第一章 心脏开花

陕北地面，无定河以远，群山环拱中，有个小镇，叫六六镇。啥叫“六六”，这名字生得有些古怪。有好事的人，一番考证，从而知道了，这一处地面，正是当年陕北乡党李自成揭竿而起的方。

李自成把自己的年号叫“大顺”。“六六大顺”、“六六大顺”，却是当地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数字，陕北人独喜欢这个“六”字，认为它大吉大利，大富大贵，而且言谈口语之间，将它和大顺联系起来，故有“六六大顺”之说。李自成当年给自己的王朝命名，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。

考证认为，大顺王朝既歿，陕北乡党捶胸顿足之余，将这个原来叫太平镇的地方，易名“六六镇”，算是对乡党的一点纪念。

偌大中国地面，若要刨根问底，想来这一类掌故，不在少数。仅就六六镇而言，它治下的许多村名、许多姓氏都有讲究，稍稍刨根问底，都能找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。

有个村子，通村姓遑。这个“遑”姓，就姓得有些古怪。原来这一村老少，却是皇子皇孙，金枝玉叶。历史上的某一次兵变中，帝王之家乘一条船仓皇出逃，溯黄河而上，落脚在此。原先的姓不敢姓了，就取一个“帝”字，加一个“走字

间一孔，算是正窑，由田寡妇住了；住家以外，兼做厨房。北边一孔，是田本宽住。南边的一孔，按照惯例，放些杂物。光景好的人家，这南窑里，会有一头驴子、一合柱子等等。田家的光景拮据，因此这南窑只是空着，好在当年挖窑时顺势在窑掌留了一面大炕，因此不至于显得过于空落。

推门进去，高举油灯一照，田本宽不由得哎呀一声大叫。只见窑掌的炕上，顺着炕沿，田寡妇直挺挺地躺在那里。一群老鼠，围着田寡妇，跳跳蹦蹦，想要下嘴，却又不肯，于是扭转屁股，伸出尾巴来，在人身上试探。听到响动，见了光亮，老鼠们“哗”的一声散了。灯影绰绰中，田本宽实指望母亲也能动上一动，可是这指望是落空了，母亲仍直挺挺地停在那里，纹丝不动。

田本宽大着胆子，走上前去，一手掌灯，腾出另一只手，朝田寡妇的嘴上，试探了一下，不见有气，就又将手伸到田寡妇脖颈底下，想将她扶起来。奈何田寡妇全身已经梆硬，像一个直棍子一样，哪里折得回来。

田本宽年轻，没经过世事，见了这阵势，早吓得心惊肉跳，失魂落魄。他掷了油灯，大呐二喊起来。声音惊动了田庄村。

六六镇上，夜半三更，张家山民事调解所的大门，被敲得山响。张家山身沉，醒是醒了，却不开门，脊梁骨依旧贴在炕板上，问是谁。敲门的人乍着哭哭声喊：“张干大救我。”张家山说：“你是谁，你不道出个名姓来，我不开门！”来人说他叫田本宽，田庄的，他妈死了。张家山听了，倒是吃了一惊，赶紧下炕开门，嘴里念叨道：“你是说田寡妇死了？那一天，我从田庄经过，还看见田寡妇提了把扫帚，埝畔上站着，面色红光的。这婆姨，倒是走得快，怎么说死就悄没声息地死了！”

边走。

张家山见了，哈哈一笑，吆喝小孩：“转过来，让干大看，你交裆^①里，长了个什么？”

小孩也是一个怪物，撒尿的途中，用手扶着牛牛，扭过头来答道：“不用看，你哞地方也有！”这话答得有水平，惹得张家山又笑。只是可怜了谷子干妈了，山路狭窄，躲又没个躲处，只得硬着头皮，以手遮脸，从这一老一小中间，快步走过去。

“她有没有？”张家山指着闪身而过的谷子干妈。

“她没有！她哞地方是个窝窝！”小孩认真地答。认真中，且透出一份骄傲。

张家山击掌大笑。

“一对老烧包！”李文化这时候赶到了，他眼睛离了书本，不满地说道。

张家山收敛笑容，正经起来：“哎，李文化，你说说，这‘自然死亡’是咋回事？条文上是咋说的？”

说话间，四十里路到了尽头。眼前灰蒙蒙的一座黄土山，半山上，稀稀拉拉的有些窑洞，田庄到了。

田家窑院里，人声嚷嚷。好个田本宽，正在和“派出所”拌嘴。

“这世界就没个理论！好端端个人，说声死了，就死了！死了就死了吧，你们偏要给安个罪名，叫‘自然死亡’，大撒手不管。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她的事，得靠我出头！”田本宽说。

“你胡搅蛮缠！你胡搅蛮缠！”“派出所”说。

“派出所”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人，头有点秃，长着个气

① 交裆：裤裆上面，或者说两腿相交的地方。

着自个儿的头，往门里挤，想亲眼看看这千载难逢的稀罕。门太小，容不了几个头，于是，有人捅开了窗户纸从窗子里看，一个娃娃头小，竟然将头从窗户格子里塞了进来。看见心脏的人，一个劲地惊叹，惹得后边看不见的人急切中挤得更欢了。

“‘派出所’，你手里的警棒，是做样子看的？”“眼镜”警官不满地嘟囔。

“派出所”见说，眼睛离了心脏，转过身，挥舞警棒，向门口扬去。警棒还没有到，人群“哗”的一声散了。可怜的是那个头塞进窗户格子里的小孩，急切中头被卡住，抽不出来了。这小孩留着个盖盖头，我们却认识，正是张家山在路上遇到的那位。“派出所”抢上前去，揪住小孩的“帽盖”，嚷道：“进来进来，让这位白大褂阿姨，把你的牛牛给阉了！”话音未落，小孩杀猪一般的叫起来。

“这样的工作环境！”“眼镜”警官拍了一下自己手中的记事本说。

“派出所”松了手，小孩的盖盖头，离了格子，不见了。

现在，法医将心脏举起来，给警官看。

“你看，心室呈破碎状。这是性行为过程中兴奋过度、亢奋过度所致！”法医用镊子拨着心脏说。

“眼镜”警官这时抽出笔来，匆匆记录。

旁边的田本宽，看得呆了。

“派出所”见自己逞能的机会到了，收了警棒，见缝插针说：“我早就说过了，是干儿事干的！你们不信！”

“你去找个罐头瓶子来！”“眼镜”警官对“派出所”说。

“你去！”“派出所”又支使田本宽。

田本宽有些不情愿。

“我去吧！”门口的张家山说。说罢，向正窑走去。

那个曾经和张家山拉过话的光头老汉，正从正窑里出来，两人撞在一起。老汉一惊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张家山瞅着他的背影，笑笑。

正窑里，张家山瞅了一下窑窝，见那只化学梳子已经不在了。

正窑的炕上，谷子干妈和几个村里的婆姨，正在为田寡妇缝寿衣。看来，李文化已经将衣料买回来了。

张家山找了一阵，找出一个玻璃罐头瓶儿。

偏窑里，张家山将瓶子递给法医。

法医将心脏装进去，将瓶儿放在自己的包旁边。

“还要不要继续开？”法医问“眼镜”警官。

“继续开，再看看子宫。看看子宫里面有没有残留物！”“眼镜”警官说。

法医拽了拽手套，拾起手术刀，拿个架势，继续往下拉。

田本宽铁青着脸儿，看着，说不心疼，是假的，好歹是个儿的母亲，用田寡妇当初的话说：“十月怀胎，疼过一回！”

田本宽喃喃地说道：“妈呀，妈呀，你死了死了，还要挨这么一刀！”

“眼镜”警官横了他一眼，没有言语。

法医操作期间，腾出嘴来，说道：“你亏，我们不亏呀！好端端个礼拜天，让你给搅和了！”

女法医手脚利索，技术老到，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有敬业精神的人。

法医的刀子继续往下拉。

“你来看！”法医又惊讶起来，“你看子宫，已经怀孕了！”

“眼镜”警官凑上前去看，匆匆记录。

“俗话说：寡妇抓娃靠大家！我早就说过，这田寡妇是个不安生的主儿！”“派出所”用警棒敲着自己的鞋帮说。

田本宽用手捂住自己的眼，不敢看。

张家山在一旁打哈哈：“本宽，这就是生你的那个地方！你在这里头盛了十个月，你该熟悉这景致的！”

田本宽听了这话，想发作，又忍了。

女法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放下手术剪刀，直起腰：“事情很清楚，确如‘派出所’所说，是性行为过程中致死。我看，这事弄得清清如水了，咱们也能打道回府了！”

“眼镜”警官点点头，“啪”的一声合上记录本。

法医迫不及待地拿起罐头瓶儿，放在眼前，细看：“这次田庄之行，真有收获。在学校里听老师说，像这样心脏开花的事情，一万例中才有一例。想不到，这一例让我给碰上了。这可是个宝贝。我要把这作为标本，拿回去用药水养着，还要写成学术文章，评职称用！”

田本宽见女法医只顾举着瓶儿，自我欣赏，又见母亲剖腹剜心，停在那里，不由得一阵阵心疼。他愣冲冲地问道：“哎，你们是光管往开割哩嘛，还管缝不？”

“当然要缝！当然要缝！”法医见自己的工作程序还没完就分心了，有些脸红，赶紧放下瓶儿说。

法医在“眼镜”警官的记录本上签字。签完字后，将瓶儿交给警官，然后粗针大线，缝起尸体来。

“派出所”走过来，签字。

“来，田本宽，你也签上个字！”法官说。

田本宽签字。

签字的途中，田本宽停下来：“那谁是嫖客，你们就不管了？”

“眼镜”警官说：“男女之事，周瑜打黄盖，一家愿打，一家愿挨，法律不好干涉。这嫖客不难找，只是找到嫖客，有法律条文，也不好定罪！”

回你这难民吧！”一句话，说得土旺老汉腰间那东西越发硬了。山间空旷无人，窑外雷雨闪电的，两人便在这土窑里，做了一回美事。

有了一回，就想二回。谁知第二回，好容易遇上了，这女人不但不欢喜，还背过人去，给了他个脸色。第三次，他按捺不住了，就来到陈家后院，拾起个胡基疙瘩往进撂，撂着撂着，没引出陈寡妇，倒引出一条狗出来。要不是土旺老汉跑得快，非叫这狗咬了腿把子不可。

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一宗事。尔格，土旺老汉百无聊赖之际，陡然将这事想起。对着银元罐子想起这事时，他明白了，“不图银钱图红火”的女人，世上少有，他李士旺，干骨头榨不出四两油来，人家相好的图个啥？

道理想明白了，土旺老汉笑了起来。

土旺老汉手头还有几个活泛钱，这是平日攒的，应付急用。尔格，敢花它了。正逢六六镇有集，土旺老汉镇上跑了一趟，挑了件最便宜的夹克衫买了，穿在身上。尔格下乡来的干部，都这装束。又买了一双塑料底布鞋，穿在脚上。一颗光头，本来剃过不久，头发还不算长，放在往日，非得再等个半月才去剃，这回狠了狠心，让剃头匠正刮一遍，倒刮一遍，理得干干净净。

这天晚上，土旺老汉腰里揣了个银元，动身了。走到路途，又一想，成双成对最好，一则吉利，二则也给这瞧不起人的赵寡妇，能上一能。想妥了，转回身，又拿了一块。干这号事情，土旺老汉的脚步飞快，一阵工夫，就到了赵寡妇的后门口了，然后停住脚，隔着门缝瞅了一下，见只有赵寡妇一人，好个土旺老汉，于是从腰里摸出两块银元，开始敲。

“当当当当”！“当当当当”！银元的响声，十分清脆，就像村旁那条小河的流水声。

寡妇在窑里听到了响声，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响声，却知道是有人来了。寡妇问了半天，问出是李士旺。不听这名字也罢，一听这名字，寡妇恼了，叫士旺快走。

寡妇说：“你想吃奶么，憨儿？我的奶，早就让家生的儿子给咂干了！”

李士旺见赵寡妇骂人，却不动气，只是劝赵寡妇，听这“当啷当啷”的，是什么声音，知道了，她保准开门。

寡妇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士旺老汉，尔格腰粗成这了，好几十年都没见过的光洋，他有，而且一拿两块。

寡妇不待这银元继续敲，怕敲得久了，被旁人听到了，坏了她的好事，她衣服一披，溜下炕来，鞋也没穿，就一把打开门，再一伸手，一揽，把个士旺老汉揽在了自个儿怀里。

这样，士旺老汉便在这寡妇炕上，风流了一回。

不知道是寡妇不对，还是他不对，这一回，比起二十年前那一回，感觉上差远了。寡妇说这是他不对，镢把锨把，放得久了不用，性就退了，一使唤就坏，倒是那些经常使用的家什，十年八年，越用越硬朗。这道理好像也是个道理，士旺老汉对男女方面的事情，毕竟有半辈子是空过的，懂得没有寡妇多，不过这镢把锨把的道理却懂。

寡妇说，要他二天再来。士旺老汉问，还要不要带银元。寡妇说，当然要带，敲一回银元，开一回门。士旺老汉这时已经开始迷了，当下应承了下来。

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一阵风。这士旺老汉拿着银元，像个发情的公狗一样，夜夜在赵寡妇门上敲。你想，李村这巴掌大个村子，又能瞒得了谁？

这事传到了立生媳妇的耳朵。

这天早晨，立生媳妇到泉边担水，下了坡坎，转弯处，见

开了!”

“你要眼热那元宝，你也去勾引那老汉，咱俩打赌，你保险能得手，你的脸蛋，比起赵寡妇来，光滑多了!”

“你再胡说，我扯烂你的嘴!”

两个妇女，咯咯地笑起来，扭成一团。

立生媳妇改变了主意，她担了一担空桶，又返回来了。

“立生，你出外揽工去吧!一年半载回来，这元宝，就成咱们的了!” 媳妇对窑里的男人说。

立生不解地摸摸头：“这元宝又没有长腿，如何我不在家，就成咱们的了?”

“元宝没有腿，人有腿。他有关门计，我有跳墙法，这里面的渠渠道道，你就不用细打问了!”

“我听你的!” 立生说。

“走之前，把水缸担满。”

“那是自然!”

立生给水瓮担水，立生媳妇开始做饭。水瓮满了，饭也就好了，这是媳妇专门为立生做的一顿上好的饭食。吃罢饭，立生一个褡裢，背了石匠家具上路。上路之前，望着水灵灵的婆姨，有些不舍。媳妇一见，甜言蜜语，又说了几句，哄得李立生上路了。

立生一走，立生媳妇先滚了一锅开水，洗了个头，又擦了一遍身子，洗得全身清爽，又开始翻箱倒柜。她想找几件艳乍一些的衣服，打扮打扮。农村人的光景虽然穷些，但立生媳妇这衣服却有，毕竟刚刚结婚不久，大红大绿的衣服，箱子底下压了几件。有一件毛蓝色的上衣，最为可心，立生媳妇记得，当初她穿着它时，土旺老汉的眼神在她身上多溜了几回。女人的心计，光凭这个细节，就可以知道。立生媳妇记起了，于是

“后生，你是李立生么？”

“你咋知道我叫立生？”石匠停了手中的活儿，问道。

“你是李村李士旺的儿子。你是立着出生的，所以叫立生。你忘了，你妈为生你，难产死了！”

“你这些话，却是说得句句是实。那么，你是谁哩？”

“我叫张家山！”

“哎呀，是张干大。你看我眼拙的，在家时，我常听我大说起你！”

“我们两个，小时候一块给地主揽过长工！他拦羊，我放牛！”

“张干大，你们是从李村那边过来的吧？路过李村时，我家里还好着哩吧！”

“哎呀，娃娃，有些不大好！”

“咋咧？”

“你媳妇让狼给叼去咧！”

“张干大说笑话了，尔格社会哪有狼！”

“咋没有狼？你看那《肤施日报》上，言之凿凿，说‘退耕还林，生态平衡，狼又回到了杏子河流域’！”

立生听了，登时脸色煞白，没了主意：“那我咋办？我得回去！”

张家山见立生认了真，连忙说：“好侄儿，我这是开玩笑，没话找话，你千万不要当真。一个大活人，咋能叫狼叼去呢！过李村时，没有见到你媳妇，见到你大了，他老人家挺好，圪蹴在阳坡里晒太阳。”

“一嘴的毛了，说话还这么没轻没重，害得人家娃娃着急。”谷子干妈埋怨张家山。

瞅这机会，李文化又加了两句：“张干大四处点火，是嫌天下过于太平，得是？”

人，爱还爱不够哩，咋敢说离婚？你这小子，恐怕是吃错药了吧！”

马澄清说：“一家不知一家的难。干大，我这离婚，是有理由的！”

“啥理由，你且说说！”

“小翠那肚子，不知道咋了，光养女娃娃。过了门，满打满算才四年，扑里扑腾，养了四个女娃了。害得乡上罚款，县上点名。不跟她离婚，我这一辈子，是别想有个男丁了！”

“就为这事，要跟老婆离婚？好娃娃哩，尔格新社会，男女平等，生男生女都一样嘛！”

“话是这么说。可事情搁到谁跟前，谁都想不通。咱们农村人，家里有个顶门立户的男丁，实在！”

“你看人家城里人，只一个娃娃，还不过来了！”

“咱跟城里人咋能比？龙生一子定乾坤，猪下一窝拱墙根！”

“你啥时学了这一张利嘴！我不跟你耍嘴皮子了。你狗日的，给我回去，好好过光景去！”

“张干大，我给你个面子，我回去了。只是，这婚还得离！不离，我思想上通不过！”

马澄清说完，又一拉小翠：“小翠，走，回老庙沟！”

小翠见说，一骨碌从地上站起来，一边拍屁股上的土，一边说：“张干大，小翠这里谢谢你了！”

“不要谢！”

马澄清夫妇走后，张家山又坐在小凳上，拿起报纸来看。可是刚才的心境给破坏了，眼睛怎么也盯不住行。

“我平生最恨四种人：兄弟相残的人，打老婆的人，不敬老人的人，和邻居不和的人！”张家山自言自语。

李文化见张家山端着张报纸，受了感染，也学张家山的样儿，提了个小凳，拿了本书，坐在张家山跟前。

正巧谷子干妈出来倒水，见了一老一少这样，“扑哧”一笑，说了句脏话：“南山上过来一群猴，一人揣球都揣球！”

张家山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抗议。“嗯”完以后，对李文化说：“文化，你到镇上文化站去借些书报来，我要好好找些道理，开导开导这马家小子！”

李文化屁股刚把板凳坐热，不情愿去：“你不长腿？”

“你是领导我是领导？”张家山说。

李文化没诀了，只得站起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把书本放到小凳上，去了。

一会儿工夫，李文化回来了，兴冲冲的。

“张干大，我一眼就瞅准了，这一篇文章，正是你要找的！”李文化说。

“啥文章？”

“《生男生女在于男》！”

“生男生女在于男！生男生女在于男！这道理倒挺新鲜！李文化，你念！”

这是新近出的一期《参考消息》，二版下角补白的位置，有这么一篇小文章，文章篇幅不大，但是《生男生女在于男》几个标题大字，赫然纸上。

李文化拿着报纸念道：“生命的营造，是宇宙间的一个蓝色大奥秘。一个精子与一个卵子结合，于是便有一个新生命来到人间。长期以来，人们一直认为，生男生女的主要责任者在于女性，因为这个生命，正是由于女性的十月怀胎，才得以物质的形式，带给这个世界的。其实，这种观点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。生命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：生男生女的主导者在于男性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当精子……”